

《涉江》“溱浦”研究平议

刘伟生^①

关于《涉江》中“溱浦”问题的研究,过去有过争议,近来又有一些新的论说,再加上 2007 年 11 月溱浦县政府与中国屈原学会共同举办首届中国·溱浦屈原文化节暨屈原理论研讨会,因就相关学说加以整理,并略加评议,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些许资料与意见。

一 “溱浦”字义及地址

关于“溱浦”一词,王逸《楚辞章句》释为“水名”,但未确指某地。五臣更谓“溱亦浦类”。^{[1]124}明人汪瑗《楚辞集解》承此而解为“洲渚”之类:“盖溱浦皆水中可居者,洲渚之别名耳,旧解为地名,非是。”^{[2]167}实际上在古代诗文中“溱浦”或“浦溱”连用以指水滨的情况很多见。褚斌杰先生主编的《〈诗经〉与楚辞》,大体取这个意思:“此节写诗人入浦之后又入林,入林之后又入山……。”^{[3]233}

解为地名,始自朱熹,《楚辞集注》云:“溱浦亦地名。”将《涉江》中“溱浦”解为后来的溱浦县最为得力的是清人朱琦的《文选集释》

《元和志》叙浦县下,引《离骚》此文云“入溱浦而遭迴”,是叙水不从水,又与序通。《水经·沅水篇》注云“沅水又东与序溪谷,水出武陵郡,义陵县鄱梁山西北,流经义陵县,王莽之建平县也。又西北入于沅。”《方輿纪要》云“溱水在今溱浦县西三十里,一名溱溪,一名溱州。源出鄱梁山,流入沅,山在县东。”溱浦县本汉义陵县地,叶氏又引《辰州志》“溱浦在万山中,云雨之气皆山岚烟瘴所为也。故下云“霰雪纷其无垠兮,云霏霏而承宇。”

姜亮夫先生《楚辞通故》“溱浦”条在引用此文所加按语说:“朱说与屈子行踪合。”^{[4]340}这样的论证委实花了一些功夫,后来谭介甫先生的《屈赋新编》又作了进一步的申说,使这一说法更为完善。不过就现今可见的史料而言,“溱浦”一词毕竟最早出现在屈原的《涉江》里,所以这种种解释都不足成为定案。今人多取“湖南溱浦”说,当然也不便确指,如金开诚先生《屈原辞研究》言:“今湖南省有溱水,起于溱浦县东南顿家山,西北流入沅江。这里所说的‘溱浦’,当是溱水沿岸的一个地方。”^{[5]89}

也有不同的声音,如钱穆的“江北说”与近年兴起的“汉寿说”。钱穆的《〈楚辞〉地名考》认为:屈原“被谗放居,乃在汉北,非至湘南”,其死“或当在怀王入秦前,非在

顷襄之世”,“凡《楚辞》所言沅湘洞庭之属,皆大江以北地名”。^{[6]108}且不论钱穆的“《楚辞》洞庭在江北说”、“《楚辞》湘澧沅诸水均在江北说”之类本身是否证据确凿,他提出的一些论证方法上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。比如据《楚辞》名之,又据以证《楚辞》的循环论证问题,后世地名多影射前代故事问题,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未确指“枉渚”、“辰阳”(包括“溱浦”)为何地问题,《楚辞》香草不必产于湖南问题,这些问题对于有志于精确解读屈原的学者而言,都是无法绕过的难关。在《周初地理考》中钱穆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,就是异地同名多与古人的迁徙有关:“盖古人迁徙无常,一族之人,散而之四方,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,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,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,而递播以递远焉。”^{[6]8}这种民族迁徙造成异地同名的情况估计在与楚辞相关的地名中也有,也应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。

关于“汉寿说”,《衡阳师范学院学报》1993 年第 5 期曾发表过湖南文理学院陈致远先生的《屈赋中“辰阳”和“溱浦”地望异议》一文,在 2004 年 5 月的汉寿县屈原故里研讨会上,陈先生又发表了这一书面论述。今年还读到了两篇类似的文章,一篇是汉寿县屈原故里科学研究所的潘惠先生所写的发表于《湖南文理学院学报》2007 年第 2 期的《屈原〈涉江〉“辰阳”“溱浦”地望考释》,一篇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毛炳汉先生发表于《湘潮》(下半月)2007 年第 4 期的《“屈原故乡”新说》。潘文认为辰溪辰阳地处崇山峻岭,“屈原仅凭几位船夫的人力,在朝夕之间(十几个小时)从武陵枉渚(常德)逆水行舟二三百公里赶到辰溪辰阳,那是难以想象的。”这是《涉江》中“溱浦”不在今溱浦县的理由之一。其二是“楚国流放大臣,一般不会流放到与别国相邻甚至时时会被秦军所占的黔中郡。”其三是溱浦之名出于唐。所以潘文认为《涉江》中的“入溱浦余偃徊兮”是指“屈原准备去溱浦而又踌躇不决、欲入未入、拿不定主意的情形,而不是指去溱浦的路上艰难前行的状态。实际上,屈原根本就没有去辰溪溱浦。”否定了辰溪溱浦后,潘先生告诉大家:“经过我们多年考察,屈原所云溱浦,可能在武陵、汉寿两县交界的南部山中。”因为这里“有一条名叫曲(溱)水的小溪横向西流。此水同沅水一

① 收稿日期:2007-11-26

基金项目: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“屈原文化个性研究”(06C445)

作者简介:刘伟生,男,湖南涟源人,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,文学硕士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。

样发源于沧山。”^{[7]140}总观潘先生的论述,重在否定辰溪淑浦,其汉寿说则嫌证据不足。而且据屈原诗中“朝发枉渚,夕宿辰阳”来坐实两地距离也值得商榷,因为文学作品尤其诗歌中难免有夸张的成份。所以李伟实先生的论文中提到:“清早从枉渚(今湖南省常德市一带)出发,晚上便到了辰阳(今湖南省辰溪),这是夸张说法,实际上乘小船逆水上行,需要数日到达。”^[8]至于潘先生在文末还说辰溪淑浦为崇山峻岭,其山景与《涉江》难以吻合,并举明清时期辰溪东岳庙一带有华南虎出没,而屈原写的淑浦山景未及虎豹,以此说明“屈原可能没有进入辰溪淑浦山中”,则显为蛇足了。大略同时发表的毛先生《“屈原故乡”新说》,重在论证屈原故乡在汉寿,其中也涉及“淑浦”问题,所论与潘文大同小异,只是论证更为充分。总言之,这一新说虽不无创见却还有待充实。

二 屈原来淑浦的目的

关于屈原来淑浦的目的,历来有“迁谪说”、“隐居与访巫说”、“关心边防说”、“赴湘抗秦说”及“黔中重要说”等。这种种说法当然异中有同,同中有异,有不少交错的地方。多数学者主迁谪(或放逐)说。而关于屈原放逐的具体情况,学术界也众说纷纭,周建忠先生在其《屈原“放逐”问题证辩》一文中,总结了关于屈原“放逐”的七种说法,^{[9]126}这七种说法搜罗甚广,而且将未遭放逐也陈列于此,所以关于屈原来淑浦目的的多数说法的提出者都包括在内了。先看罗敏中先生的“隐居”与“访巫”说。罗先生认为“从彭咸之所居”并非“投水自杀”的代名词,而是“隐居”的意思。屈原曾在淑浦隐居了大约五、六年的时间,最后被迁徙到汨罗。罗先生进而说:“据《屈原列传》这一时期,屈原还与隐者渔父有过接触。屈原的洁身自高,使他不能随波逐流,与世推移。屈原的眷顾郢都,不忘朝廷,又使他不能久居南楚,隐居淑水之浦。况且,不久,屈原又接到朝廷的指令,叫他迁往汨罗。他不得不结束在淑浦的隐居生活,去经历他人生的第三大变故。”^{[10]64}这是其一。其二,屈原此行的另一个动因是访巫:“巫是楚地独有的一种民俗,楚人南迁,深受当地巫风巫俗的影响,举凡祭祀等各种典礼仪式,莫不参照巫礼而行。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一职,对巫风巫俗多有接触与了解,并深受其影响。大约屈原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民间,实地考察其源头及其祭奠的各种神祇、祭典、仪式,各个具体实施、进行的环节,其证明材料就是屈原所作的《九歌》《招魂》等作品。”^{[10]63}其实人汪瑗是极力主张屈原并非水死而是去楚而隐的。在《离骚》“路修远以多艰兮”章的解读中,汪瑗说指西海以为期,其实就是要效法西逝流沙而隐去的彭咸,表现出了隐逸之志。这已经非常牵强了,但他还要胡乱猜测。在《思美人》“宁隐闵而寿考兮”章解里,他抓住一句,说屈原“诚得箕子明夷用晦之道,实尝以寿考而善终”(《思美人》“宁隐闵而寿考兮”章);^{[2]207}在《涉江》“乘舲船余上沅兮”章里,他更大胆假设屈原归隐武陵。这种论证显然证据不足。不仅如此,将屈原解释为隐士也与屈原在其作品中所

表现出的忧国忧民之情相悖离。为了能自圆其说,汪瑗又煞费苦心,提出屈原是不忍去楚但又终于去楚的。(详见拙文《汪瑗解骚论略》,《中国韵文学刊》2006年第2期。)罗先生的高明在于将“水死说”、“隐居说”与郭沫若的“自宰湘沅”说巧妙地结合起来,并将隐居之地落实在淑浦。这样的解释调和了很多矛盾,也能自圆其说,但同样只是一种推理。至于“访巫”之说,本无关宏旨,随时都有可能发生,但以《九歌》《招魂》为证明材料,则非必然之理。

“关心边防说”、“赴湘抗秦说”与“黔中重要说”的共同点在于淑浦所在之黔中郡当时是楚国的边防要地,不同之处在于屈原关心的程度不一,淑浦的境况不同。汤炳正先生在其楚辞研究中极力高扬屈原的爱国之志,他认为从屈原被放逐的流亡路线也可以看出他高度的“爱国”热情:即便在遭谗、流放而长期过着苦难生活时,“他仍关心祖国的命运。并不是像前人所谓的漫无目的地到处流亡。”“为了解敌国的动态,边防的形势,战争的情况,不远几千里:西北到汉北——即屈原出走时秦大败楚于丹淅之地。……西南到淑浦——淑浦在黔中郡,即怀王留秦,秦王要挟割黔中郡之地。……”(《论屈原》,据1986年讲稿提纲整理)^{[11]56}如果屈原到过淑浦的前提确信,汤先生的这种分析也应该是合乎情理的。

孙作云与蒋天枢两先生的“赴湘抗秦说”实与汤炳正先生的“关心边防说”近似。孙先生提出“由汉北、秭归、沅水流域(黔中郡)的三地点及与秦国的战争关系上,可见屈原到这些地方的目的,皆是有所为而来。所有这些地方,皆是国境第一线,皆是受秦国侵略之地。以反秦联齐相号召的、主张自力更生的屈原,在被放逐出都之后,在国破家亡之后,偏偏到这地方来,是以实际行动表示抗秦。”^[12]蒋先生则说屈原自请放逐,秘密南行,是为了发动抗秦;而沅湘南既被秦所隔断,又为楚兵源所在,故屈原“甘负流放之名,以实现其黜职前未竟之志”,“且期已为建立大业之吕望、伊尹也”。不过蒋先生将屈原之死也与此直接挂钩:“屈原沉江之‘故’既非‘被谗放逐’,亦非‘莫我知’,乃秦发现屈原在江南之行动,而突然攻占楚州,‘控有江南北岸要隘,或更有捕捉屈原意’,‘屈原多方寻求无复脱身北反之望’,乃‘自沉汨罗江以死’。^[13]路百占先生的屈原“赴湘抗秦说”更落实到与庄蹻的联合。他认为庄蹻与屈原同为楚人,同为反秦的人,年龄相当。当时,庄蹻在湘,号湘君,拥有兵力。当秦兵破郢时,屈原乃南下联庄,共同反抗秦兵。^[14]路先生还提出,襄初屈原迁地为汉北之“若”,屈原的入淑浦,非放逐之行;屈原南来是和庄蹻共谋抗秦的;屈原的江南之行,是非常时期的爱国救亡行动。^[15]这些学者多半经历过“抗战”流离、异族入侵之苦,研究屈原时难免有个人、民族、时代的情感寄托。

相对而言,张中一先生与冀凡先生的屈原“赴秦抗湘说”更加细致具体,张先生《楚辞新考》说屈原“上洞庭而下江南”,是在楚王统一部署、派遣下,“东迁”南渡到沅、湘、洞庭一带组织民众开展抗秦救国活动的,其官职似是

左徒(或三闾大夫)。张氏还提出,楚王密遣屈原到黔中组织抗秦,还有“第一行动计划”、“第二行动计划”。^[16]冀凡先生也认为:屈原不是被放逐到江南的,而是“依据他与君王的‘成言’,南渡入湘,共谋反秦复郢救楚的。”^[17]

由于着眼点不一样,溱浦的禹经安先生在以考古资料为“南人反秦”说提供支撑之后,更倡“黔中重要说”。禹先生认为“黔中重要”说,更能说明屈原为什么来溱浦的真正目的:“黔中的战略地位和它盛产战略物资,说明它在楚国的重要。英勇善战的黔中军民,更是值得楚国人民的称赞。‘南人反秦’的一个又一个胜利,当然会影响着屈原。这些理由,足以是屈原不远万里来溱浦的原因。”^[18]¹⁴这样的论述显然又多了一份浓郁的乡梓之情。

三 屈原时代“溱浦”(黔中)的境况

关于“溱浦”的境况,大略有“国之昏乱说”、“非人之境说”、“一片驰想说”与“边境重镇说”等观点。“国之昏乱说”是王逸与五臣的观点。王逸于“深林杳以冥冥兮,乃猿{之所居”句下注曰:“非贤士之道径。”五臣继而发挥:“猿{,轻捷之兽,喻国之昏乱,邪巧生焉,非贤智所能处也。”王逸又于“山峻高以蔽日兮,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纷其无垠兮,云霏霏而承宇”四句后借他人之语阐述:“室屋沉没,与天连也。或曰:日以喻君,山以喻臣,霰雪以兴残贼,云以象佞人。山峻高以蔽日者,谓臣蔽君明也。下幽晦以多雨者,群下专擅施恩惠也。霰雪纷其无垠者,残贼之政害仁贤。云霏霏而承宇者,佞人并进满朝廷也。”^[19]¹³⁰⁻¹³¹

“非人之境说”的依据主要还是“溱浦”后的那几句话。就文本本身而言,这几句话写的确是荒凉僻陋的深山穷谷。但阐释者们往往不止于此,还要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,轻则说“与世隔绝”,重则说“非人之境”。如金开诚先生说:“可见屈原所处的环境已是山穷水尽,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步。”^[5]⁹¹金先生这话还可以理解为以含糊的文学之语解读含糊的文学描写,刘永济先生的铺陈就显属意会了:

二千几百年以前,辰沅一带,尚未开发,其荒凉僻陋,殆非人境。屈原以有为、有守之才,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,需才甚切,而乃被放逐于非人之境,如获不忧伤憔悴,亦非人情。然而如无坚贞之志气,宏毅之魄力,万难存活至十年之久。此又我们当设身处地以体会之者也。或有人说屈原不应如此感伤者,未免不近人情。^[20]¹⁷³⁻¹⁷⁴

刘先生极言辰沅为“非人之境”,意在突出“屈原的坚贞”,而其“设身处地”之法则难免有顾此而失彼即忽略客观实际之时。

针对于“非人之境说”而反起的是前文提及的“边境重镇说”。汤炳正先生根据解放初期出土的《鄂君启节》,对屈原流放的路线以及沉江年代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,同时认为汉北与溱浦都是当时楚国的边境要塞。出土文物是最有说服力的,不过不知屈原当年到“溱浦”的路线是否与当时的通商大道完全一致或大体相同。

禹经安先生今年在杭州楚辞国际学术研究会上的发言是专门针对“非人之境说”的。禹先生推断屈原所写之景当是溱水入沅汇合处,这是旧时水路入溱浦的必经之道。禹先生又以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作证,说:“溱浦自春秋战国早期楚人进入黔中以来,到了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,这里已经是个文化发达,经济繁荣,人口稠密的地方。”^[21]如果屈原到过溱浦而且必经江口的前提确凿,禹先生结合地理实境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,这方面身居溱浦的禹先生有他人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不过《湖南省志》与《溱浦县志》的记载不足为据,因为他们的记载都是由屈原的《涉江》而来的。而且屈原此时所讲的“溱浦”不等同于今天的“溱浦”,建立溱浦县毕竟是唐武德五年(公元622年)的事。禹先生说“前202年汉高祖置武陵郡与溱浦”,这一“与溱浦”如何理解?据现存史料看,“溱浦”这个词终究是屈原第一次用到,屈原以后关于“溱浦”的种种说法又怎足以说明屈原本人的用意。

最后提一下“一片驰想说”,这是诗人林庚先生极诗意化的一种解读。林先生在写于1941年的《从〈楚辞〉的断句说到〈涉江〉》一文里就说“且余济乎江湖”及乱辞末句“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”看来:“则作这篇的时候自然还没有‘涉江’。他诗里所写的行程所以都是一片驰想。”然后他再一步说:“《涉江》全篇也都为这驰想的作风所笼罩,他说他驾青虬,骖白螭,又说与舜游于瑶圃,这些都是驰想,都是一种愤慨的反抗与解放。他伤心于他为了热爱祖国竟至被放到那‘乃猿{之所居’的地方,于是只有更坚强的骄傲着自己。”^[22]¹²³在1951年写的《民族诗人屈原传》里,林先生又说《涉江》是屈原被逐于溱浦临走之前写的,但屈原实际上没到溱浦,而是中途死于汨罗。1952年写的《楚图说》里,林先生也说溱浦虽然是屈原预计中的行程,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。诗人似的意想往往别出心裁而且直透文学的本质,但有时也难免旁逸斜出而又缺乏根据。

以上就有关屈原与楚辞研究中涉及《涉江》“溱浦”问题的各种学说进行了梳理与讨论,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各种学说之间出入很大,此间根本原因在于屈原及其作品原本就是一个孤高特立的个案,因为屈原的事迹不见于先秦其他典籍,而其作品也多为情感浓烈的抒情诗歌,基本不涉自己家庭及具体的君国大事,一般意义上的知人论世之法不但用不上,反过来考察屈原的身世还要依赖虚实难辨的屈原作品。而文学毕竟不同于史学,依赖文学作品进行史学的考辨,当审慎为之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王逸. 楚辞章句[M]. 长沙:岳麓书社, 1994
- [2] 汪瑗. 楚辞集解[M]. 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 1994
- [3] 褚斌杰. 《诗经》与楚辞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2

- [4] 姜亮夫. 楚辞通故[M].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99.
- [5] 金开诚. 屈原辞研究[M]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2.
- [6] 钱穆. 古史地理论丛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4.
- [7] 潘惠. 屈原《涉江》“辰阳”“溁浦”地望考释[J].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, 2007(2).
- [8] 李伟实. 屈原两次被流放的时间及第二次流放的出发点和流放地[J]. 复旦学报, 2001(2).
- [9] 周建忠. 楚辞考论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3.
- [10] 罗敏中. 论屈原的被疏被放被迁, 兼说“曰黄昏以为期”[J]. 中国文学研究, 2000(2).
- [11] 汤炳正. 楚辞讲座[M].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6.
- [12] 孙作云. 屈原的放逐问题[J]. 开封师院学报, 1961(1).
- [13] 蒋天枢. 楚辞论文集[M]. 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1982.
- [14] 路百占. 庄蹻历史考辨——兼论屈原诗作和庄蹻的关系[J]. 许昌师专学报, 1982(1-2).
- [15] 路百占. 襄初屈原迁地为江南说质疑[J]. 许昌师专学报, 1984(1).
- [16] 张中一. 屈原新考[M]. 中国文史出版社, 1991.
- [17] 冀凡. 以史论世, 旧学新构[M]//黄中模, 王雍刚. 楚辞研究成功之路——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.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0.
- [18] 禹经安. 从溁浦出土文物看“南人反秦”说——再谈屈原来溁浦的目的[C]//杭州: 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, 2007.
- [19] 洪兴祖. 楚辞补注(重印修订版)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20] 刘永济. 屈原音注详解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[21] 禹经安. 评屈原流放地溁浦“非人之境”——《楚辞》研究中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[C]//杭州: 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, 2007.
- [22] 林庚. 林庚楚辞研究二种·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[M]. 北京: 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06.

(责任编辑: 黄声波)

(上接第124页)

引例最早为元郑光祖的《伊尹耕莘》, 失之过晚。另, 释义当补全为“达到一定期限、条件或者要求。”

1. 有一母人妊身数月, 见佛及僧有所至奏, 心自计愿: “我所怀子生, 如此使为沙门佛弟子。”日月满足即生安隐, 儿亦殊好与众人异。(《过去世佛分卫经》卷1, 3/452b)

2. 神通为已达/其智甚广大/一切诸如来/服答悉满足/诸非功德业/爱庆得吉祥/已住如此者/乃是功德中/(《佛说须真天子经》卷1, 15/101b)

《汉语大字典》此义引例最早为《吕氏春秋·忠廉》“射之矢, 左右满把, 而不能中。”^{[1]1715}

【强固】

坚定, 顽强。《大词典》卷中、页2204“强固”释义第三种为“坚毅, 坚强”, 引例最早为唐代作品, 失之过晚。

1. 其所生意若如江海, 导御一切诸清白法; 其志强固如须弥山, 则能堪忍众庶言辞善恶音声。(《度世品经》卷1, 10/621a)

【推知】

推想而知; 推究而知。《大词典》卷中、页3666“推知”条下, 引例最早为近代梁启超作品, 失之过晚。

1. 如来悉知, 其数之限则见目睹, 不以二慧而复再思。

如来至真亦不遣心, 追推过事而推知之, 以慧心悉睹豫见, 不复重念。(《大哀经》卷6, 13/438b)

【作性】

性格, 天性。《大词典》卷上、页530“作性”条下, 引例最早为唐代作品, 失之过晚。

1. 何谓寂然? 其心澹泊寂寞定然, 诸根不乱专精无想, 作性安隐不卒不暴, 庠序静思舍不顺念, 乐于一义除众愤闹……(《阿差末菩萨经》卷7, 13/609b)

2. 无畏如来本宿命时, 从不恐佛所初发道心, 作性儻惊而喜戏笑, 以作伎乐击鼓歌叹供养乐佛, 自致正觉度脱一切。(《贤劫经》卷8, 14/61a)

参考文献:

- [1]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. 汉语大字典[M]. 成都: 四川辞书出版社, 武汉: 湖北辞书出版社, 1986.
- [2]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. 古代汉语词典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0.
- [3]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. 辞源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8.

(责任编辑: 黄声波)